

法语音乐剧出票率缘何高达95%

本报讯 (记者 朱光) 昨起至17日,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6场的《法语音乐剧明星集锦音乐会》出票率高达95%。此前,三年来首部回归申城,作为今年首次抵沪的海外大型原版音乐剧,法语版《罗密欧与朱丽叶》首轮开票5场在35分钟内售罄,第二轮开票8场当天售罄。法语音乐剧缘何受欢迎?

首先,音乐剧是受众范围最广泛的舞台艺术——它比交响乐“流行”,比流行乐“严肃”,比话剧“轻松”,比演唱会“高级”……这种以戏剧为框架,以音乐乃至舞蹈去推动剧情、塑造人物且注重舞美效果,诞生于20世纪初的艺术形式,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追求。与此同时,明星集锦音乐会把若干部音乐剧中最受欢迎的曲目、最受欢迎的歌手,集纳在同一场音乐会内——可谓是精华叠加,吸引众多观众踊跃购票。这类音乐会在制作成本上可能会低一些,例如音乐剧《剧院魅影》演全剧的话,就得把演出的剧院整个儿包装成巴黎歌剧院,而集锦音乐会哪怕天幕上做点投影,观众也能接受。这是唱片工业时代起,就十分常见的营销手段——当时,某歌



星最热单曲集锦或某厂牌下属各个歌星拼盘唱片,肯定比某歌星某张专辑卖得更好。娱乐产业,欣赏一位艺人由内而外的综合的美,

是常态。

音乐剧如同美食,有各自的地域、民族和文化特色。当前,全球主流音乐剧按语言及其

代表的文化特征,大致分为说德语的德奥音乐剧、说英语的英美音乐剧和法语音乐剧。2014年在文化广场演出的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199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首演,以其高思辨性与高艺术性,赢得全年龄段、各界观众一致赞誉。德奥音乐剧是德国文化的优势——哲学、音乐乃至视觉艺术的全方位输出,听得人想去学德语。英语音乐剧相对轻松愉快,但一定好听,不少还是动画片背景,适合亲子家庭乃至全年龄观众。法语音乐剧主打极致浪漫和音乐第一,1979年以一台《星幻》(《Star Mania》)崛起。《星幻》是一台摇滚音乐剧,席卷欧洲,因而奠定了法语音乐剧以音乐为首要因素,剧情等意会即可的制作逻辑。所以,法语音乐剧选择的题材往往是《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类全球观众都熟知的文学经典。剧情带过,重在音乐、服装、舞蹈等方面全面呈现出浪漫唯美……

对美的无限热爱与追求,也正是观众最朴素而直接的热望。在目前海外音乐剧还在逐步回归的节奏里,法语音乐剧先抵达先收获。

文体人物



歌手沈小岑——回石库门「唱滑稽」

还记得当年那个唱着“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的沈小岑吗?她虽在当红时为照顾亲人远走他乡,但那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却始终流淌在人们心田。

明天,作为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五周年纪念演出特邀嘉宾,沈小岑将首度登上兰心大戏院的舞台,会会老朋友。近年来,她每次回沪,都会因上海不断焕新的模样赞叹。她说:“老底子,一直唱请到天涯海角来,其实在上海,哪个天涯海角看不到?全世界的精彩都在这里。”(见右图 记者 王凯 摄)

齐耳微翘的短发,干练又时髦;爽朗明亮的笑容,极具治愈力……和沈小岑约见在古色古香的茶馆里,远远看到素银大耳环、手腕上环佩叮当的她走来,心下觉得是不是选错了地方。没想到,她喜欢得不得了,舒服地在太师椅上一靠,惬意地品起茶。“阿拉上海宁,骨子里就欢喜品茶、吃吃小点心,门前头小碗小碟一台子。”旅居国外多年,乡音依旧,沈小岑说起明天要赴“石库门”之约,她满怀期待。

都是同龄人,她和毛猛达、沈荣海相识40余年,回想当年,让她不自觉勾起嘴角:“那是我们的年代!”沈小岑爱热闹,习惯了聊天就要出噱头的滑稽演员私下也“吵”得很。在外演出遇见,她就喜欢听他们“互嘲”,时常笑到舞台监督来催场:“这对搭档合作那么多年总是有道理的。”

沈小岑出生在南昌路的新式里弄,妈妈是性格爽直的川妹子,爸爸是说话轻声细语的常州人。因是家里老么,沈小岑上头又有两个阿哥,被宠得天不怕、地不怕。

19岁分配工作,沈小岑被安排在上海房管所当水匠,别人眼中的铁饭碗她却端得津津有味。一次偶然机会,上海芭蕾舞团对外招募报幕员,她

凭借靓丽的外形和磁性的嗓音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拿到唯一名额。与此同时,她加入屠巴海的轻音乐队,常年在静安体育场馆演出。

很多人以为沈小岑是在1984年的央视春晚上唱红的,实际上她是因为太红了才被春晚节目组选中的。1980年,沈小岑第一次登上舞台,接着唱红了印尼歌曲《哎哟妈妈》。

很难相信沈小岑快要65岁了,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管理,她比同龄人都显年轻。当然,相比这些,她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和丈夫马丁相伴30年至今保鲜的爱情。说起爱人,沈小岑的幸福洋溢眼角眉梢:“他很绅士也很浪漫。”至今,她的手机里都留着他在维多利亚港湾的邮轮上向她求婚的照片。如今,她逢人就拿出手机里“儿子”王子的照片炫耀。王子是流浪犬,捡到后一度以为医不活,现在7岁了,胖得要减肥。问她爱情保鲜的秘诀,她说——相互尊重、彼此倾慕、保留空间。

离沪多年,沈小岑又回到了上海舞台。这一次,是广受欢迎的音乐剧。2010年,她受邀加盟中文版《妈妈咪呀》。此次回沪,是为了音乐剧《亲爱的》。从大剧场的《妈妈咪呀》到亚洲大厦的小剧场音乐剧,短短13年上海音乐剧发展之迅猛也让沈小岑震惊:“上海是一个有着国际面孔的城市,它始终是我的骄傲。哪怕我走遍世界,回头看,上海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本报记者 朱渊



扫码看唱着“请到天涯海角来”,沈小岑回来了

钢琴家郎朗日前来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为附中和附小学生上课。他的讲课风格一如他的演奏,激情十足,“沉浸式”授课让台下笑声掌声不断(见右图 记者 王凯 摄)。

今年刚摘下保加利亚国际青少年演奏家比赛钢琴16岁以下组第一名的李哲浩率先登台,他演奏的李斯特超技练习曲《鬼火》是让郎朗都忍不住“啧啧”的曲目——“说老实话,这曲子我私下练过很多遍,至今没敢登台演过。”郎朗说,李哲浩的演绎技巧娴熟、富有激情,但在手法、触键等环节仍有提升空间。他说:“轻点再轻点,弹弱要比弹强更难一点。”“音都对,但曲子听起来不够有画面感。”对于随后的几位学生,郎朗从“过来人”的角度真情,教给他们“省力却又出彩”的方法:“这里中强就可以了,上来就这样用力,简直就把自己逼到墙角。”“这一段整体再轻一点,想象自己不是在音乐厅,而是要在山谷里弹,把距离拉开。”对于这些已在国际顶尖赛事上摘金夺银的孩子,技巧提升的同时更关键的是弹出艺术性。

学生在学,老师也在学。上音附中钢琴科主任陈巍岭在郎朗的音乐里听到的不仅仅是高超的钢琴技术,还有广阔的艺术视野。当天,上音附中党总支书记吴学霆还为郎朗颁发了“上音附中客座教授”证书。

本报记者 朱渊



钢琴家郎朗——去上音附中「当老师」

对话 郎朗

问:首次来上音附中有什么感受?

答:第一次走进附中的校园,这里充满着艺术气息,在这样的校园里学习,就很可能理解为什么我接触的很多从这里走出去的音乐学子,带着上海独有的那种优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表达情感都很直接,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啊。我以前在读附小的时候,看到帕尔曼、阿格里奇,也会追着汽车跑。我刚路过篮球场,看到很多学生在打球,体育运动是很好的静心方式,音乐家需要好体魄。

问:您是很多孩子的榜样,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答:天赋当然是要有的,但努力才是关键。他们几乎都是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但是艺术路很长,能否走得长远取决于很多因素:能否保持热爱?怎样保持韧劲?有些音乐家跑着跑着,跑去玩儿别的了,或者迷失在艺术茫茫大海,他们需要指引。要不断调整自己,平衡你的练琴和体验生活的关系,多读名著。

问:有遭遇挫折的时候吗?怎么面对输的?

答:当然有。输的时候真是心酸,尤其是小时候,就读附中的年纪,那种痛苦让人喘不上气,甚至要打退堂鼓。但没办法,这是必修课。不管如何,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输了赢了生活都要继续。而且如果你再长大一点,就会懂得,强有力的对手是很珍贵的,他能帮助你不断成长。

问:成为一名音乐家,最难的是什么?

答:就是要习惯前浪依旧在制造高峰,而后浪不断拍打而来。古典乐界的大师们都是常青树,你看阿格里奇都80多岁了,她手的灵活度和指尖的力度还跟20多岁一样。这些大师依旧在不断掀起高浪,与此同时,后浪已经生猛地拍打上来,你或许能脱颖而出,但很难一直保持。这就需要你放平心态,不断进步,一旦飘起来就会看不清自己的位置。

问:你想弹到几岁?

答:我最好也能弹到80岁,而且是要不断进步,不断突破地弹到80岁。

本报记者 朱渊